

交叉口

黄亚洲

中篇小说选刊·文学新人第一本单人集丛书



I247.5
3030

交叉口

黄亚洲

海峡文艺出版社

一九八七年·福州

交叉口

黄亚洲 著

*

海峡文艺出版社出版

(福州得贵巷27号)

福建省新华书店发行

福建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850×1168毫米 1/32 11.125印张 6插页 268千字

1988年4月第1版

1988年4月第1次印刷

印数：1—3850

ISBN 7-80534-032-3/I·33

书号：10368·293 定价：2.85元



高五洲

作者介绍

黄亚洲，男，1949年8月出生于杭州。高中毕业后于1970年赴浙江生产建设兵团务农，同年开始业余诗歌创作。当过劳改连队的组长、文书、“管教队长”，后上调师机关担任青年干事和宣传干事。兵团撤消后又调往一家企业担任党委秘书。1979年开始写小说和剧本，并调到地区文学刊物当编辑。1983年进杭州大学中文系干部专修班就读，毕业后主编一家市级文学刊物。

主要作品有中篇小说《交叉口》、《礼拜天的礼拜》、《白鸽子黑鸽子灰鸽子》。抒情诗集《密密的小树林》（合著本）。电影文学剧本《侦察员的爱》、《妹子厂长》、《摄像机在扫射》分别被西影、八一厂改名后搬上银幕。《观音今年十二岁》由珠江电影制片厂摄制。近年还写有电视文学剧本和现代戏曲剧本。

中国电影家协会会员，中国作协浙江分会理事，嘉兴市文学协会主席。

出版说明

一、举凡在事业上取得卓绝成绩的人，不管他们是科学家、艺术家还是作家，都有平凡而又感人的、至关重要的第一步，我们编辑出版文学新人第一本单人集丛书，就是为他们的第一步做些有益的工作。

二、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文学新人争相破土而出。他们以新的姿态、新的气魄、新的内容和自己独特新颖的艺术风格，出现在读者面前，崛起在文坛之上，真是人材济济，硕果累累。为他们编辑出版一套第一本单人集丛书，不仅是汇集他们的丰富成果，繁荣文艺创作，促进文学新人的成长，而且也是为了给这个具有特殊意义的文学发展时期，留下它的历史纪录。

三、我们将有计划地、分期分批地、不断地编辑出版这一套文学丛书，凡在本刊选载过作品的文学新人，都在编选之列。

四、文学新人第一本集子，以作者的中篇小说为主，适当选收一些较为优秀的短篇小说和其他文艺作品。集子前头，刊有作者近照和作者简介；集子后头，有作者后记或附记，介绍作者的创作感受和成长过程，为文学爱好者提供借鉴和经验。

《中篇小说选刊》编辑部

目 录

交叉口.....	(1)
白鸽子黑鸽子灰鸽子.....	(65)
礼拜天的礼拜.....	(150)
爱 妻(电影剧本).....	(195)
渎 职(电影剧本).....	(256)
遗诗问题.....	(323)
丹凤眼八点合拢.....	(327)
命 令.....	(344)
后 记.....	(348)

交 叉 口

这里是两省的交叉口，阴阳的交叉口，也是心灵的交叉口；我用这几页洁白的纸，默默地为你裱糊。

——题 记

1

一九七〇年冬季的朔风，带着尖利的啸声回旋在浙皖交界的这片绵延百里的丘陵地带。冷，来得比往年早，比往年猛，竟与广播电台的紧急降温报告几乎同时到达。

透过连部办公室的窗玻璃，齐良默默地瞧着对面的场员大院，瞧着那长长的暗红色的砖墙，瞧着砖墙正中那两扇敞开着的铁门，瞧着大院前杳无人影的空地，以及空地上那小小的水泥平台，那是他每天清晨照例给场员训话五分钟的地方。

电话铃没有响。

他瞧了瞧手表：五点零一分。

“没有打钟……”他不无歉意地想。移了移椅子，他的目光叮望着那个塘边的路口。果然，又过了三分钟，路口便出现了归来的人影。一个，两个，五个，一大群，衣衫褴褛或者不怎么褴

1

楼，朝着来风的方向，佝偻着或者没有佝偻着身体，四齿耙扛在肩上或者夹在腋窝下，男的，女的，壮实的，瘦弱的，一长溜，逶迤而来。

“今天我当班，但是没有打钟……”一个声音在他心里又咕噜了一遍。

风呼叫着，象个野性的孩子，从土地上大把大把掀起灰沙细石，向不会躲闪的树丛和会躲闪的人群砸去。要按照往常的情况，齐良忍不住会动恻隐之心，提前五分钟，甚至六分钟，七分钟，走向高耸在大院正中的竹竿，拉响这根高高竹竿上悬着的小铜钟，当，当，当，当，敲出食堂的香气，敲出寝室里铺位的舒适，把茶坡上的一百五十多名男女场员从狂风中，或者从寒流中，细雨中，提前拉回大院。

这不是同情，也扯不上是什么爱护，但似乎又同资产阶级人性论有某种可疑的联系。二中队其他的“队长”们都不会这么做，但他会这么做。遇到老天翻脸，十有八九，他便叹一口气，从竹竿上提前解开系着钟锤的那根细长的麻绳，即便那一百五十来个人，若干年前都是汉奸、反动会道门、特务、土匪、反革命，或者都是在拐骗、偷盗、强奸、贪污上显过身手的人，或者是形形色色的劳教人员。

他苦笑了一声，仍旧一动不动地坐着。

是的，今天他没有提前去打钟，甚至没有准点去打钟。他离不开办公室，他在等一个电话。他一直坐着，一颗心却在绕着电话机一圈一圈踱着，踱得很焦急。他的心底暗燃着一丝莫名其妙的忧虑。电话铃没有响。

散落在茶坡上正进行冬季深翻的场员们，不听见远远传来的当当作响的铜钟声是决不会打道回府的。但是十年，甚至二十年的始终单调如一的劳动生活，已经赋予了他们一种测时的特殊功能，

误差不会在十分钟以外。晴天看太阳脸色，阴天看云层深浅。只有在断定当天值班的队长确实忘了打钟之后，他们才会向极个别的有手表或者有老式怀表的场员，投去询问的眼光。而有表的场员也必得在指针指向中午十一点五分或者是下午五点五分的时候，才谨慎地答复说钟点恰好到了，于是各小组的组长才以手势下达确切无误的收工命令。那多余的五分钟，是他们的安全系数，谁知道发黄的手表或怀表的准头呢！

一百五十来个疲惫的人物顶着风沙，一簇一簇地拥进大院。齐良用目光数着他们，数着他们半遮半掩的面孔和蹒跚的腿，心里一股怨气忽地拥上了喉咙口。是谁呢？肯定有一个作案者，但是，是谁呢？——盛光光，这个五大三粗的铁匠，你这个反革命包庇犯，真的是你划了那三个叉吗？

今天早上，团保卫股李股长拍下了黑板报上的“罪证”照片，临走时，答应下午一定给齐良挂个电话。

“情况有点复杂，”李股长锁紧浓眉说，“要回去好好研究才能确定。”

“你瞧，”齐良再三指出，“只是用手指头，黑板上只是模模糊糊的三个叉。拎到反标的纲上，怕有点……不伦不类。”

“是呀，是呀。”李股长表示同意。

“再说，”齐良皱起眉，“就是在‘肖政委’三个字上划叉。——要是矛头直指毛主席、林副主席、党中央，那，秃头上的虱子，清清爽爽，没有二话的。”

“就是，就是，”李股长说，“我直接去请示肖政委。”

手摇电话机依旧沉默着。过了五点，团部机关按说也下班了。不过，李股长是个爽气人，也就是说，这个关系到界限问题的紧要电话是一定不会失约的。

代理副连长马之强跑来了，告诉他，受他爱人的重托，请他

赶快回到相距一百二十公尺的连部宿舍去，因为老酒凉了，小菜热过两遍了，娃娃吵着要上桌了。

“还在等那只电话？”小马凑近一步，“嘿，连长，你呀，你呀！”

齐良轻轻地说：“讲好是下午的。”

看着代理连长的那副认真模样，小马收起笑容，心里叹了一口气。拉开一把椅子，他在办公桌对面坐了下来。

“我早上就说了，”副连长凑过脸，“连里先行动，别等上头的框子。见虎就放枪，这样多主动呢！——上头说是反标，好，咱们已经在组织破案了，雷厉风行，分秒不误。上头说够不上，好，咱们就定它个连队一级的反标，也风风火火闹一通，镇镇场员也好。”

齐良没有吭声。团一级的反标？连队一级的反标？他还是第一次听到这种归类法。

“事物，不走到它的尽头，”小马忽地用一种充满哲学意味的调门说，“是不会向相反方向转化。”

小马老是喜欢下这一类哲学断语。比如说，有痄子就干脆让它穿头，不穿头就别想收疤；要失眠就干脆起床打拳，靠数数反而促使大脑神经紧张。齐良怀疑这是不是哲学思想。小马却说这是一种伟大哲学，是一种规律，世上万物逃不过去，劳改单位也一样。因此，在人的管教问题上，最大的错误莫过于温情、掩盖、和稀泥和过早的消炎。革命便是促进、推动、转化的代名词嘛。

一谈起思想理论上的东西，尤其是牵涉到神圣的哲学，四十多岁的老公安齐良，在这位年龄小一半的副职面前，便显得相当寡言了。小马六八年才从部队复员，以一颗革命沙子的身份，掺进了公检法单位。他分配到二中队，还只不过三年，便熟透了一切。尤其是在分析事物本质的哲学方面，他远远胜过了其他同

志。他尊重齐良，但也常常对齐良不满。二中队，眼下叫二连，许多工作都没有搞得热热火火的，该上纲的不上纲，该捅开的不捅开，他觉得完全是由于代理连长的脾性造成的。“粘乎了一点，人是好人。”这是他私下里对齐良的评价。

眼下不是又一个证明么？他明白齐良的打算：如果团里定为反标，连里便遵命立案。如果定不上，案子当然不立。齐良会在场员大会上就事论事地训斥一通，以消除已经在场员中漫延开来的恶劣影响。万一日后，当事人突然由于什么缘故坦白承认了，或者有知情人站出来指明了，那么，当即再召开一个批斗会，小组批斗会也行，联组批斗会也行，狠一点，全连大会也行，一顿轰，也便过去了，反正不是个反革命案。——粘乎了点！确实粘乎了点！阶级敌人磨刀霍霍，为何不大张旗鼓地反击呢？疮子已经形成了，为何不利利索索地挑脓呢？

“连长，”小马斟酌了一下，突然说：“对这伙渣滓，还是……少温情为好。”

齐良眉毛一跳，久久没有说话。“温情！”他懂得这个词的份量，似乎也品得出它的滋味。他看看小马，没有作声。

副连长站起来，说：“人心如铁，官法如炉，不怕他不说话。你点个头，我来办，晚上搞他个突击，三下五除二，管保他老老实实签字画押！”

“谁？”齐良一怔。

“盛光光！”

“还没有完全的证据。”齐良不满意地哼了一声。

“干一下吧，”小马坚持自己的意见，“干比不干好。”

“算了，”齐良眉毛一扬，“这件事先放一下，让我摸一摸情况再说。到时候不行，再请你这尊大炮。”

二连真是一盆温汤水。小马苦笑着歪了歪嘴巴。

电话机象只大蟋蟀那样突然鸣叫起来。

“齐连长吗？”李股长的声音，气有点喘，“定了吧！”

“定什么？”听筒贴紧了耳朵。

“反标！”

“是……研究决定的？”

李股长说：“你想想，不定反标又定啥？三个大叉，还不是蓄意攻击吗？从位置高度分析，也不属于小孩子的淘气。你想，肖政委头一回到你们二连视察，在场员大会上刚作了重要讲话，马上就有阶级敌人跳出来针尖对麦芒，咱们，不这么定行吗？”

话，也在理。齐良想了一下，又问：“肖政委，他，知道吗？”

“这就是肖政委的意思。”李股长顿了顿，听对方不作声，又轻轻凑着话筒说：“老齐啊，这是他亲口的指示。肖政委这么说：如果谁对我有私仇，甭说画几个叉，喊打倒砸烂踏上脚脖子，我不往心里去。可现在不是这码事，这是公仇，这不是冲着我来，这是冲着党，冲着毛主席革命路线，冲着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我明白了。”齐良搁上了电话，怔怔地对着墙看了一会儿。

李股长是对的。肖政委是对的。没有理由认为这不是公仇。真枪实炮已经打响了。正儿八经地对待吧。看来，二连同其他连队一样，硝烟味也是很浓的，浓得呛人了。

“温情！”他又想起了十年前的一个遥远的声音：“说你温情……”

难道真有那么点味儿吗？一霎时，他心中对尚不知姓名的反标作案者涌起了一阵火辣辣的愤怒。

“定为反标！”齐良咬着牙关，简捷地对小马说，“定个名

儿吧。今天是十二月三十号，那就是一二·二九反标案。”

马副连长带着“三年早知道”的笑意站起来。“嫂子的菜要热第三遍了，回吧！”他不在意地补充了一句，“今晚要是突击盛光光，我也来。”

齐良不同意：

“只有两三张含含糊糊的材料，不实。靠这，打不开他的嘴巴。盛光光的犟脾气，你领教过的。”

他们走出门外，拉上了办公室的门。一股呼叫的冷风陡地扑了过来，两人都打了个寒噤。

“那，开动员大会？”小马把棉大衣的领子竖起来。

齐良皱皱眉说：“晚上我先找一下尹楠。”

“小组记录员？”

“劈柴看纹路。他跟盛光光接触多，他能掏出盛光光肚里的货。”

顶着强烈的朔风，代理连长和代理副连长都躬起背，象两张鼓满风的帆，走向灯光闪烁的干部宿舍区。小马感到浑身没劲。

2

三口两口骗了一下胃，齐良就扔下了碗，扔下了妻子的抱怨，推开了门。他扭亮手电，沿着曲曲弯弯的碎石子路走向场员大院。

风停了。暗铅色的云块布满了天空，越来越浓，越来越沉。在云块连接的缝隙间，透出几缕淡淡的星光。

手电在脚步前跳跃着光晕。光晕是金黄色的，给路面的碎石，给碎石缝里发黄的草茎，甚至给面前的冻得发脆的空气，都带来一种柔和的暖意。“温情……”这个令人不痛快的词又一次

闪电般地掠过他的脑海，席卷起一片薄薄的波浪。

小马为什么提起这个词来？不会是无意识的，合理的解释便是劝告。小马是个聪明的小伙子，从其他老管教干部的嘴里，他一定听说过关于齐良的传闻，该死的从来没有被证实过的传闻。

真是叫人不快。

齐良是解放那一年入伍的。那时他正好高中毕业，一腔沸腾着的热血，使他投身于南下的滚滚铁流之中。他并没有南下，没有享受到披着征尘进军的光荣。他被留了下来，留在他参军的省城之中。他所投入的某师直属营正好被派为省城军管会的卫戍部队，经常性的任务是剿匪。

尽管齐良父亲的教书匠职业和他本人的读书人出身，使他有了双重的“小资产阶级劣根性”，以至他在日后二十年中每次运动的“检查世界观”阶段，都要例行地深挖“动摇、彷徨、空虚、不彻底性”这类本阶层的公认胎记，但是，在当时，一个见到军旗就激动得落泪的有文化的青年人，在革命熔炉中也是一块很受欢迎和被看重的材料。尤其是齐良在一次剿匪斗争中，用机警的口令迷惑敌人，只身俘获了四名土匪以后，他的才能便引起了领导机关的注意。次年开春，他以一名二等功获得者的荣誉，转入省公安队伍，担任公安厅预审科的预审员。

齐良是个四方脸，方得很标准，象用角尺量过一样。对于男人来讲，轮廓线条分明不是坏事，倒能显示性格的坚毅，问题是他的五官却是圆圆的：嘴圆圆的，双眼圆圆的，鼻子也是圆圆的。有人打趣了，说他是“外方内圆”或者“外硬内软”，当然，连着一串善意的笑。他起先觉得没什么，后来慢慢觉得这种对外貌的概括似乎并不光是冲着他的脸型来的，在善意的笑声中，总好象还有一种别的意味。劝告吗？诚言吗？他说不上来。

当然，这只是他的一种感觉，一种隐约的烟雾似的感觉。在预审室里，他除了尖锐的调门、犀利的语言、刀刃一般的目光和别的预审员一样之外，似乎还有一种和别人不大一样的气质。

“我们抓不住他的尾巴，”他在会议上好几次都这么说，“也许，他确实没有尾巴。”

“抓不住？”他的同事吃惊地望着他说，“只要瞧瞧他的眼睛，那两颗带血丝的狡猾的眼睛，你就可以知道这家伙起码流窜过十来个城市，他哪儿来吃的？喝的？他的尾巴不长在屁股上，就长在他眼睛里！这种家伙都是这样的！”

“先拘留一段时间。”预审科长是个处事稳重的老同志，“慢慢地磨吧！”

“可是，依照法律……”齐良小心翼翼地说。当然，他的这种明显带有软弱的小资产阶级性格的意见，十有八九是被迅速否决的。偶尔他坚持着自己的意见并被最终采纳，但他的上级并不是以赞赏的心情采纳他的意见的。这一点他并不知道。

“总的来说，你要明白，”预审科长有几次单独开导他，“开国初期，对待这些乱麻，我们的刀不能不快一点。以后，可以理得细一点。枪毙沙皇，不是连他全家老小都……”

“可是，法律……”他的眼睛总是那么圆，圆得晶莹。

终于，一九五七年，有个热心的同事给他透了个风，他的工作岗位可能要挪一挪了。“你有点温情。”“谁说的？”“反正，不是我说的。”半个月后，领导上正式找他谈话，对他的工作成绩作了充分的肯定，表扬他立场坚定，工作踏实，并且“特别善于运用法律的强大武器”。现在，由于对敌斗争需要，他要离开预审科，到浙皖交界的一个劳改农场去从事管教工作，那是一个刚刚由劳改农场改为专门管理刑满留场就业人员和解教留场就业人员的农场。这些人介于人鬼之间，比较复杂，因此管教工

作的政策性就要特别强，就特别需要有胆识有文化的同志去从事这项工作。“总之，我们相信你能挑这副重担。”

“决不辜负党的信任。”他的语调充满激情。

之后是欢送会，表决心，勉励，掌声。在嘈杂的长途汽车的站台上，在他和他刚结婚几个月的妻子坐下以后，那个他最要好的同事趴在车窗口，瞧瞧四周，低声向他透露了一个可靠性不大的消息：

“你今后可要记住教训，听说，你档案里，注上了一笔……”

“扯淡吧？”他说。他根本不相信这类传闻，甚至有点讨厌同事之间的那种与职责无关的营营嗡嗡。他耳边似乎刮到过这样的说法：公安干部第一流的搞侦破，第二流的搞户籍，第三流的管劳改。他不相信。扯淡！三百六十行，真正要干好，哪一行的状元都不容易拿。改造一个人也许比逮捕一个人更难哩！也似乎听到过这样的耳语，某首长或者是某组织部门对一个人的功过考察，在某种微妙的情况下，并不以奖励或者处分的形式来公开表现，而是神不知鬼不觉地在“档案里注上一笔”。注上什么呢，据说有的是“此人内控使用”，有的是“此人不宜担任正职”，有的是“此人不能重用”。要看有权“注一笔”的人手势轻重而定。扯淡！他根本不相信。对那些被拘留的重大嫌疑犯，他也做到是则是，非则非，从来不在什么表格上采取“注一笔”的方法。难道领导部门对自己的同志，一些在党旗下宣过誓的同志对另一些也在党旗下宣过誓的同志，能采取这种鬼鬼祟祟的手段吗？自己的档案里被注上了怎么样的一笔呢？“此人在对敌斗争中采取温情主义立场，不宜……”吗？扯淡。

他的同事叹口气说：“你这颗心，要不淬淬火，还得吃亏。”